



瓜丝香

□ 程建军

未觉蝉鸣渐稀，阶前的露水已带了三份凉。时序悄转，新秋踩着田埂的碎影来了，村头巷尾的箩筐一摆，便知是晒瓜丝的时节到了。

我们这儿的瓜丝，是秋日里最实在的滋味。西葫芦金贵些，晒出来的丝带着点清甜的脆；南瓜和冬瓜是主力军，南瓜丝绵密，冬瓜丝清爽，摊在箩筐里，像给院子铺了层黄绿相间的锦缎。这些脱水的瓜丝，藏着越冬的智慧——熬烩菜时抓一把，吸足了肉汤的香，比鲜瓜更有嚼头；剁成馅包饺子，混着肉末的油润，是寒冬里最暖的一口；就连涮火锅，冷水泡开了凉拌，都各有各的妙处，把夏日的丰饶，变着法儿地留到了雪落时。

晒瓜丝的家什，没一样是买来的，全是老一辈人琢磨出的巧思。箩筐是劈了自家地里的荆条劈了编的，边缘磨得光溜溜；翻晒用的长柄木铲，柄上还留着经年累月的手纹；最有意思的是擦丝的家伙，有的是把旧刨子改了刃，有的干脆在木板上钉几排细铁条，还有人记得吗？就像把筷子劈开缝，夹上个做针线活用的顶针当“葫芦旋”，转着圈儿把瓜削成均匀的丝，慢是慢了点，可那丝的粗细，全由手劲说了算，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。

巷口的老两口又在忙活了。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，手里的冬瓜转得匀，顶针在瓜皮上划出沙沙地响；老爷子蹲在箩筐旁翻晒，阳光透过他的白发，在瓜丝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他们的围裙总是洗得发白，指甲缝里带着点泥土的黄，可箩筐里的瓜丝，根根分明，没有一点杂质。这就是庄稼人的心气，干活要干净，待人要实在，脸上的皱纹里盛着的，是“四致”，是善良，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淳朴与慈祥。

看着这光景，总想起三十多年前，母亲也是这样在院子里晒西葫芦丝。秋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箩筐里的瓜丝渐渐失去水分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腥甜。那时不懂，只觉得这活儿枯燥，如今才明白，这哪里是晒瓜丝，分明是把日子里的烟火气，一点点晒进了时光里。

只是这手艺，怕是越来越少了。超市里真空包装的脱水蔬菜越来越多，谁还耐烦费那功夫擦丝、翻晒、看天吃饭呢？就像那些褪了色的老家具，它们曾是日子中的主角，如今慢慢退到了角落，在时代的长河里，静默成一道模糊的影子。可每当秋阳升起，想起箩筐里的瓜丝香，想起那些自制的工具，想起老人们专注的神情，还是会心头一暖——劳动人民的智慧，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创造，就是这样把时令装进箩筐，把岁月揉进滋味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、有始有终。

给这些晒瓜丝的老人点个赞吧，也给那些正在慢慢淡去的老手艺留一份念想。毕竟，那箩筐里晒着的，不只是瓜丝，还有一代人的生活，和一个时代的温度。

最近因为生活中的琐事不顺心，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来。没想到，一碗疙瘩汤却给我带来了意外转变。

早晨来到厨房，看到大理石台面上放着一个绿色小碗，碗底有一撮儿小山丘似的面粉。这还是上次收拾面袋子时倒出来的，放在那里已有好些天了。仔细端详，可以看到面粉的表层有风吹过的累累痕迹，给人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。我端起碗，低头沉思，突然心头一动，想用它做碗疙瘩汤。

说起疙瘩汤，有很长时间没吃了，一时间竟有些期待。往锅里倒入一碗多清水，等水开时，我开始拌疙瘩。先用一根筷子蘸着细小的水滴，仔细地把面粉搅拌成絮状，再沿着碗的内沿来回拌几圈就搅出了均匀细小的面疙瘩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经常给我们做疙瘩汤的情景，她那熟练的动作已经烙进了我的记忆中。不一会儿，锅里水开了，咕嘟咕嘟地欢腾着，我赶紧把拌好的疙瘩面粉倒进沸水里，用汤勺转圈搅拌，让清水与面粉和疙瘩完美融合。

取一枚鸡蛋在顶端处磕开一个小口，用筷子先搅拌几下，再把金黄的蛋液一圈圈淋在翻腾的疙瘩汤里。稀薄的蛋液宛如一条条飞天的彩带，幻化出摇曳的舞姿。随手抓了一小把儿玉米面加一点水填充到锅里。经过几分钟熬煮，面糊、米糊、疙瘩和鸡蛋液充分融合，一碗清淡素雅的疙瘩汤就出锅了。

一碗疙瘩汤中的生活哲学

□ 申彦哲



我守着桌上那碗疙瘩汤，眼睛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文字。在勺子抵达舌尖的那一刻，一股奇妙的感觉将我从文字的世界里拉回现实。只轻轻嚼了几下筋道爽滑的面疙瘩，舌头上就涌出一股悠远的甘甜。那味道仿佛是来自夏季麦田里的层层波浪，又似来自秋日田野中的阵阵清香，它们轮番上阵，攻陷了我的味蕾，让我甘愿受俘。看着眼前这碗没放一滴油、也没放一粒盐的白面疙瘩，我惊叹它竟然带给我这般神奇的味觉之旅。

细想之下，豁然开朗。父母每次都要从老家带回一些自己磨的面粉送给我们吃，说家里磨的面能出麦子的香，吃出我们小时候的味道。这一小团面粉是父母带来的家磨面粉，果真透着自然的味道。老公从村里回来时，家里老人特意去镇上磨了新玉米面给带上，还嘱咐我们熬粥的时候记得看好别溢锅了，那里面放了黄豆呢，好喝又营养。我们的一餐一饭，都饱含着亲人之间浓烈的爱。那些爱或许不容易说出口，但是它们从不因为未被提及而减弱半分。突然感恩这碗清淡的疙瘩汤，它不仅让我尝到了自然的馈赠，还悟到了家人的关爱和惦念。我拥有如此厚重的爱却不自知，刹那间，内心的阴霾烟消云散。

在我的眼中，这不仅仅是一碗平常的疙瘩汤，它也像极了我的生活。有时候，日子虽然平平淡淡，但是从来不缺丰富的蕴味。当我抱怨生活乏味时，不妨想想这碗疙瘩汤，删繁就简，反而更能认清本心；生活平淡，被爱与关怀从未缺席。其实，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生活里的滋味，而是缺少感受生活的那颗心。一碗疙瘩汤，让我懂得用心品味生活，就能寻到更多美好和幸福。在平凡的日子里，不妨放慢脚步，细细感受那些被忽略的温暖与甜蜜。

大概是10岁那年，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和姐姐不知为何又斗起嘴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争吵声挤满了小小的屋子。母亲开始只是低声劝解，声音柔和如同屋檐下滴落的雨水，绵密而轻柔。然而我们却充耳不闻，声音反倒越发高了起来。母亲望望我们再无声息，转身从墙角拾起锄头，径直踏出房门，向田地里去了。

姐姐瞥了我一眼，也跟着拿起她的小锄头，随母亲去了。我独自留在空落落的屋子里，寂静如薄雾般弥漫，方才的吵闹声仿佛从未存在过。我躺在炕上，翻了几页书，文字却如飞虫般在眼前飘舞，竟连一个字也捕捉不住。我忍不住朝远处田野望去，母亲弯腰锄地的身影清晰可见，锄头沉重地起落，汗水在她脸上汇成蜿蜒的溪流，姐姐的小锄头也紧随着母亲的节奏，在日光下明晃晃地跳跃着。我的心被悔恨狠狠揪住了，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，又酸又痛——那烈日下挥锄的辛苦，是否比心中的那份无奈轻松一点？

我坐立难安，只想为她们做些什么。想来想去，终于记起前几日母亲做酸菜烩菜时，我曾在旁边看过。我跳下炕，决心为母亲和姐姐做一顿午饭，权当赎罪。

我刮下山药，一遍遍洗净，又用扁擦子把山药擦成丝。几颗山药被我笨拙地切成长条状，刀尖偶尔滑过指节，留下浅浅的印痕。接着，我舀出一碗黄米，倒进锅里，添上水，灶火渐旺，水声“咕嘟”作响，米粒上下翻腾。待米煮熟，我将捞饭捞起盛在瓷盆里，用铁匙拍实，再盖上蓝白格子的花包布——那布面下，饭粒的热气悄然顶起了一个小丘。锅里滴几滴麻油，葱姜蒜和辣子倒进热油中，“滋滋”一声，辛香四溢；接着倒入山药丝，待其熟软，再舀半碗母亲腌制的酸菜拌入，最后淋上几滴麻油。我铲起一匙尝了尝，咸淡恰好，味道也出奇地不错。

我把灶膛里的火小心压住，把盛着捞饭的瓷盆搁在木锅盖上。随后躺回炕上，捧着书，一边偷觑着门口，一边等母亲和姐姐回来。晌午前的阳光最是催人入眠，书本不知不觉滑落一旁，我正迷糊之际，却忽然感觉脸颊被什么温热湿润的东西印了一下，又一下。我慌忙睁眼，母亲正俯身在我面前，她脸上汗迹斑斑，笑意如春水般在眼角漾开。她见灶台旁摆好的饭菜，眼睛里霎时便蓄满了泪水，一把将我搂入怀里，亲吻如雨点般落在我的脸上。我依偎在母亲怀中，只觉得她粗糙却温暖的怀抱里，宽阔如广袤的银河，甜蜜如无声的春雨，霎时间融化了我所有的不安与愧疚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，竟也忍不住泪眼模糊起来。

那碗酸菜烩菜

□ 牛玉清



姐姐站在母亲身后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伸出手来轻轻揪了下我的耳朵：“以后还和姐姐吵架不？”我心中默默发誓再也不会了，可嘴上却不肯服输，梗着脖子喊道：“就要吵，看谁怕谁！”

后来，当灶火重新燃起，母亲尝着我做的烩菜，欢喜地频频点头，我心底竟也萌生出一股新的自信：原来做饭并非深不可测之事，只要肯伸出手去，生活里再繁难的功课，也终能学会。

那些年月，岚县土地贫瘠，日子也如同我们的粗布衣襟般简朴。然而就在那朴素的厨房里，我意外地学会了人生中一道无形的功课——原来愧疚的沉石落入心湖之后，竟能激起善行与担当的涟漪；那些起初笨拙的尝试，竟然也能回赠我们以救赎的微光。

那天的酸菜烩菜味道如何，我早已记不真切；可母亲滚烫的泪滴落在我额头时的温度，姐姐指尖揪住耳朵时那亲昵的微痛，却永远烙在了记忆里——它们像是灶膛里微红的余烬，纵使时光如北风刮过，依然在记忆深处保存着足以暖手暖心的温度。